

三國志

魏

冊九

三
兩
客

魏志卷二十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王凌令狐愚母丘儉諸葛誕唐咨

鄧艾州泰鍾會王弼

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也叔父允爲漢司徒誅董卓

卓將李傕郭汜等爲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

凌及兄晨時年皆少踰城得脫亡命歸鄉里凌舉孝

廉爲發干長魏略曰凌爲長遇事髡刑五歲當道掃

太祖曰此子師兄子也所坐亦簿稍遷至中山太守所

在有治太祖辟爲丞相掾屬文帝踐阼拜散騎常侍

出爲兗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討孫權臨江夜大

風吳將呂範等船漂至北岸凌與諸將逆擊捕斬首

虜獲舟船有功封宜成亭侯加建武將軍轉在青州
是時海濱乘喪亂之後法度未整凌布政施教賞善
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不容於口後從曹休征吳
與賊遇於夾石休軍失利凌力戰決圍休得免難仍
徙爲揚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歡心始至豫州旌先
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義甚美初凌與司
馬郎賈逵友善及臨兗豫繼其名跡正始初爲征東
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二年吳大將全琮數萬
衆寇芍陂凌率諸軍逆討與賊爭塘力戰連日賊退
走進封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戶遷車騎將軍儀同
三司是時凌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爲兗州刺史屯平
阿舅甥並典兵專淮南之重凌就遷爲司空司馬宣
王旣誅曹爽進凌爲太尉假節鉞凌愚密協計謂齊

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嘉平
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問往來凌又
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子廣廣言廢立大事勿為禍

先楚漢晉春秋曰凌愚謀以帝効制於彊臣不堪為主

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今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

叔虛而不治丁畢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

變易朝典從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同日斬戮名

舊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震天下同日斬戮名

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情雖

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之廣樹勝己脩也先朝之政雖

令副衆心恤民為先爽父子所以為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

夜匪懈以恤民為先爽父子所以為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

獨不從臣松之以為如此言之類皆前史所不載而

者其十一月愚復遣式詣彪未還會愚病死

魏書曰

治本名凌黃初中為法和護軍烏丸校尉田豫討胡

詔曰凌何愚遂以名之正始中為曹爽長史後出為

兗州刺史魏略曰愚聞楚王彪有智勇初東郡有譌

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

魏志卷二十八 一中華書局聚

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楚王小字朱虎故愚

與王凌陰謀立楚王乃先使人通意於王言使君謝

王天下事不可知願王自愛彪亦二年熒惑守南斗

凌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魏略曰凌聞東平民浩

有所挾欲悅其意不言吳當有死者與故凌計遂定三年

春吳賊塞涂水凌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

報不聽凌陰謀滋甚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

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太傅司馬宣王宣王將中

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將尚書廣東使爲

書喻凌大軍掩至百尺逼凌凌自知勢窮乃乘船單

出迎宣王遣掾王或謝罪還印綬節鉞軍到丘頭凌

面縛水次宣王承詔遣主簿解縛反服見凌慰勞之

還印綬節鉞遣步騎六百人送還京都凌至項飲藥

死

魏略載凌與太傅書曰卒聞神軍密發已在百尺

遣使有書來未得還報企踵西望無物以譬昨遣書之
後便乘船來相迎宿丘頭旦發於浦口奉被露布赦
書又得地二十三自處僕久紙忝朝恩歷命驚愕五內失守
不董齊東夏事有闕廢天覆地載義罪在二妻御戎
馬無所禱矣不圖聖恩廢天覆地載義罪在二妻御戎
月亡錫令狐愚攜惑羣小之言僕即時阿抑使不得
竟其語既人已知神明所鑒夫非事無陰卒至發露
身知此梟夷之罪也赦宥生我者遣父送母活我者至當如詔書曰
自縛歸命雖足蒙赦私加之官法有分及到如書太傅使
人解其縛太傅既蒙赦私加之官法有分及到如書太傅使
自解其縛太傅既蒙赦私加之官法有分及到如書太傅使
凌知見外乃遙謂太傅曰止之舊好不復自疑徑乘小船
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太傅曰直以船折簡召我去十餘丈
故也凌曰卿負我太重試索棺釘以負卿不負國遂使
人送來西凌自項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並
給之凌行到項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並
滅邪遂自殺干寶晉紀曰凌到項見賈逵祠在水側
凌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唯爾有神
知凌達為厲甚惡之遂薨宣王遂至壽春張式等皆
夢凌達為厲甚惡之遂薨宣王遂至壽春張式等皆
自首乃窮治其事彪賜死諸相連者悉夷三族魏略
陽單固字恭夏為人器實正始中兗州刺史令狐
愚與固父伯龍善辟固欲以爲別駕固不樂爲州吏

辭以疾愚禮意愈厚固不欲應固母夏侯氏謂固曰
使君與汝父久善故命汝不止汝亦固當仕進自可
心後愚與王凌通謀往與康固兼治中從事楊康並為愚腹
徒召詣洛陽固亦以疾解太傅康在京師露其事太傅
乃東取諸王凌到壽春固見太傅連事問捕固及家屬皆
又為邪固對而楊康知太傅事與固置近事問捕固及家
相繫廷尉考實數十固曰故云無庸既有太傅錄楊康與
汝當活邪辭窮乃罵康曰老庸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
妻于相見固定其母上須報廷尉以舊皆聽得與之母
自當恭爾耳此本自門戶衰我州無恨也我強故耳汝為
終拜後以辭頗參錯亦并死斬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得
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者朝議咸以為春秋之

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陳尸斲棺載在方策凌
愚罪宜如舊典乃發凌愚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

日燒其印綬朝服親土埋之干寶晉紀曰兗州武吏

以私財更殯葬行服三年進弘華爵為鄉侯廣有志
種植松栢一州之士媿之

尚學行死時年四十餘魏氏春秋曰廣字公淵弟飛

從容問蔣濟濟曰凌文告武所親曰當今無雙廣等志力

有美於父耳退而悔之太原最知名書多技藝人宗

矣魏末傳曰凌少子字明山追軍及之書時有飛鳥集

得魏書皆以爲法走向太原追軍及之書時有飛鳥集

桑樹隨枝低仰舉弓射之即倒追人乃止不

復進明山投親家食親家告吏乃就執之

母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興黃初中爲武威

太守伐叛柔服開通河右名次金城太守蘇則討賊

張進及討叛胡有功封高陽鄉侯魏名臣奏載雍州

右遐遠喪亂久武威當諸郡路通喉轄之要加民

夷雜處數有兵難領太守毋丘興到官內無吏民外

懷先胡卒使柔附爲官效不用黃華張進初圖逆亂扇

動左右興志氣忠烈臨難不顧爲將校民夷陳說禍

福言則涕泣於時男女萬口咸懷感激形毀髮亂誓

心致命尋率精兵踰脅張掖濟拔領太守杜通西海

太守張睦安邱使盡力田興每所歷竭心雜胡棄惡

詰與興皆安邱使盡力田興每所歷竭心雜胡棄惡

之良吏殿下卽位留心萬幾苟有毫毛入爲將作大

之善必賞錄臣伏緣聖旨指陳其事

匠儉襲父爵爲平原侯文學明帝卽位爲尚書郎遷

魏志卷二十八

四一中華書局聚

羽林監以東宮之舊甚見親待出爲洛陽典農時取
農民以治宮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爲天下所急除者
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饑凍雖崇
美宮室猶無益也遷荊州刺史青龍中帝圖討遼東
以儉有幹策徙爲幽州刺史加度遼將軍使持節護
烏丸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遼隧右北平烏丸
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率衆王護留等昔隨袁
尙奔遼東者率衆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槃
等詣闕朝貢封其渠率二十餘人爲侯王賜輿馬繒
采各有差公孫淵逆與儉戰不利引還明年帝遣太
尉司馬宣王統中軍及儉等衆數萬討淵定遼東儉
以功進封安邑侯食邑三千九百戶正始中儉以高
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道討之

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

梁音渴

宮連破走儉遂束馬縣車以登九都屠句驪所

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名得來數諫宮

臣松之按

東夷傳沛者句驪國之官名

宮不從其言得來數曰立見此地將

生蓬蒿遂不食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壞其墓

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

引軍還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買溝儉遣立菟太守王

頥追之

世語曰頥字孔頥東萊人晉永嘉中大賊王彌頥之孫

過沃沮千有餘

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九都之山銘不耐之

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穿山

漑灌民賴其利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

州刺史轉爲鎮南將軍諸葛誕戰於東關不利乃令

誕儉對換誕爲鎮南都督豫州儉爲鎮東都督揚州

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文欽禦之太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還初儉與夏侯立李豐等厚善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曹爽之邑人也驍果麤猛數有戰功好增虜獲以徼寵賞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情好歡洽欽亦感戴投心無貳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竟天起於吳楚之分儉欽喜以爲己祥遂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移諸郡國舉兵反迫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爲壇於城西歃血稱兵爲盟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爲游兵

儉欽等表曰故相國懿匡輔魏室歷事忠貞故烈祖明皇帝授以寄

託之任懿戮力盡節以寧華夏又以齊王聰明無有穢德乃心勤盡忠以輔上天下賴之懿欲討滅二虜以安宇內始分軍糧克時同舉未成而薨齊王以懿有輔己大功故遂使師承統懿業委以大事而師以懿

盛年職無疾所託病其罪擁疆兵無有臣禮朝臣非之
 義士譏之天下疾聞其罪除國難又爲人子當卒父
 糧克期未有日師爲大息爲臣除不忠難爲喪衆孝其罪二
 業哀聲未絕而罷息爲臣除不忠難爲喪衆孝其罪二
 軍也實賊退過東關致自起衆三征同騷動死傷衆離其罪年
 三也賊舉國悉建號五十萬來向壽春圖洛陽會
 太尉掾與臣等計乃杜塞要險不與爭鋒還固新
 城淮南將士衝鋒履刃難晝夜相守勤於此而師日死意者自塗
 地自魏有軍已來爲難苦甚莫相過勤於此而師日死意者自塗
 由李豐等封以賞權勢自在無所領錄其罪四也故中書
 令李豐等封以賞權勢自在無所領錄其罪四也故中書
 夕拉殺載尸有棺無君等爲大臣五帝王腹心擅加酷暴
 死無罪名載尸有棺無君等爲大臣五帝王腹心擅加酷暴
 政自堪入主君臣之義禁兵不奉事以出師十有五載始欲歸
 所送不佑王矯廢君自主勝羣臣以罪怒而師之懷忍不顧甚仁孝
 追送不齊王悲不自勝羣臣以罪怒而師之懷忍不顧甚仁孝
 其罪六也又逼恐至尊祿大催督張緝無時哀愕莫不傷子
 并及罪母后逼恐至尊祿大催督張緝無時哀愕莫不傷子
 而師稱慶反以歡喜其罪七也陛下不歡慶而聽明神武
 事經聖心欲從省約天其罪八也陛下不歡慶而聽明神武
 改悔脩復初臣禮而方觀陛下徵兵募士毀壞宮內列侯自衛
 陛下脩復初臣禮而方觀陛下徵兵募士毀壞宮內列侯自衛
 拒不通錢奉法度而師舉奏加也近者領軍徙道允當爲鎮
 北以通錢奉法度而師舉奏加也近者領軍徙道允當爲鎮

天下聞之莫不哀傷其罪九也三方之守一多朝關廢
多選精兵以自營衛五營領兵闕而不補以疑海內
充聚本營多休守兵以懷憤怨譎言盈路表欲擅舊
其罪十也多休守兵以懷憤怨譎言盈路表欲擅舊
勢以逞諸藩王公屯田加其復賞阻兵旦舉事廢主
法合聚諸藩王公屯田加其復賞阻兵旦舉事廢主
從太長惡使目腫不成其獲罪十大一功也臣與高祖文皇皆隨
鄭翼受漢禪開國承家猶守亮舜相傳也臣與高祖文皇皆隨
合肥護軍王休等議各以累世受恩苟立雖焚妻思盡
軀漆身死而社稷安議主為效斯義宜加大功海內所書
春秋之義一而為善也十世之罪宜加大功海內所書
依古典議廢師度以忠誠就為第昭忠肅寬明樂善好士
有以保代師輔導聖躬太尉忠公親事當官稱能奉寵
授以保傅護軍散騎常侍望忠公親事當官稱能奉寵
迎乘輿有宿衛之功可為中領軍春秋之義大義全
親故周公誅弟石磔戮子季友煬兄上為國計下義全
宗族殛用禹聖人明典古師今遜所稱乞陛下臣等
所奏三皇舊法則天當道使古師今遜所稱乞陛下臣等
備如三皇舊法則天當道使古師今遜所稱乞陛下臣等
者臣等率將所領晝夜兼行惟命是授臣等今日所退
奏惟欲使六合魏永體存使忠臣義士不懷遠絕皇五帝
百姓安欲使六合魏永體存使忠臣義士不懷遠絕皇五帝

耳臣恐兵起天下擾亂臣輒上事移三征及州郡國
典農各安慰所部吏民不得妄動謹具以狀聞惟陛
下愛養精神明慮危害以寧海內師專權用勢賞罰
自由聞臣等舉衆必下詔禁絕關津使驛書不通擅
復徵調有所收捕此乃師詔非陛下詔書在所皆不
得復承用臣等道遠懼文書不得皆通輒臨時賞罰
以便宜從事

大將軍統中外軍討之別使諸葛誕督

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
諸軍出於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大將軍屯汝陽使監
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軍皆堅壁
勿與戰儉欽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不得歸計窮
不知所爲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散降者相屬
惟淮南新附農民爲之用大將軍遣兗州刺史鄧艾
督泰山諸軍萬餘人至樂嘉示弱以誘之大將軍尋
自洙至欽不知果夜來欲襲艾等會明見大軍兵馬
盛乃引還

魏氏春秋曰欽中子傲小字鵞年尚幼勇
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

是軍中震擾欽後夜夾攻軍倣率壯士先至大呼大將軍
曰殿中人姓尹字大目小將曹氏家奴常侍在帝側
大將軍將俱行大目知大將軍一已突出啓云文
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爲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大將
昔爲文欽所信乞得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大將
軍聽遣大目實欲曹氏安謬言馬被鎧胄追文欽遙相與
數日中也欲使人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
目汝先帝家不飲解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
上天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也大將軍縱驍
騎追擊大破之欽遁走是日儉聞欽戰敗恐懼夜走
衆潰比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獨與小弟秀
及孫重藏水邊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就射殺
儉傳首京都屬封侯秀重走入吳將士諸爲儉欽所
迫脅者悉歸降欽與郭淮書曰大將軍昭伯與太傅
遠近所知後以勢利乃絕其祀及大司馬公恩親分
俊可爲痛心奈何公侯恃與大司馬公恩親分
尉義貫金石當此之時想益毒痛有不可堪也王太
尉嫌其專朝潛欲舉兵事竟不就復受誅夷害及楚

王想甚追恨放主殺既亡然戮其子良師繼承父業肆其虐
暴日甚滋甚放主殺既亡然戮其子良師繼承父業肆其虐
弑此可忍也孰不可忍欽顧也名義大丘故事邦有節忠
憤內發忘寢與食無所吝顧也名義大丘故事邦有節忠
書騰說公侯盡事主之義能欲奮白髮同符太公惟須
東問影響相應聞問之日義能欲奮白髮同符太公惟須
之痛卽與母丘鎮東舉義兵三萬餘人西趨京高師欲
扶持王卽室與夫當仁不讓況救君之難度道遠艱故不
果足喻急然同舟共濟安危勢同禍痛已連非言飾
所解自公侯然在所朝之士共事曹氏積信魏朝行道之人
皆所解自公侯然在所朝之士共事曹氏積信魏朝行道之人
賤賈豎所不爲也況當塗樂嘉士城邪軍屯師住項小衆
以閏月十六日忍別進兵就於樂嘉士城邪軍屯師住項小衆
尋時崩潰其母斬截不復詳之更謂小長驅徑至京師
而流言先至母丘斬截不復詳之更謂小長驅徑至京師
爾瓦解母丘還走追尋母丘進兵無討之及卽人爲誤諸軍便
王基等十二軍追尋母丘進兵無討之及卽人爲誤諸軍便
全勝要那後無繼何孤軍梁昌進討之及卽人爲誤諸軍便
壽春復走狼狽無繼何孤軍梁昌進討之及卽人爲誤諸軍便
乞食繼踵伍員耳不若僕隸如何快心復君公之讎永
使曹氏少享血食此亦大國之所佑念也復君公之讎永
使程嬰杵臼擅名於前代而使之魏獨無鷹揚之士
與今大吳敦崇大義深見愍悼然僕偏取以爲己有
公遠侯必欲共忍師胸懷分宜廣中國勢不願秦川之卒不可